编辑:顾遐 美编:邵云飞 校对:季秋刚 组版:曹珺

本土文本

过界(小说)

□彭益峰

下了一夜雨,早上住了。四只蛤蟆,甲乙丙丁,陆续从草丛、砖堆、菜田、水洼里钻出来,在路北聚堆。它们眼睛黑亮圆鼓,“呱呱呱”,相对而视,打着招呼。原本是兄弟五个。戊,前些日子死了。每每念及这事,它们就伤心。它们在蝌蚪时就一起,像小河里的鱼儿嬉戏畅游。那时,还没有现在的公路,满目皆是广阔的村庄和田野。在告别蝌蚪时代后,有很长的时间,这里曾是它们自由生长的乐园。它们经常比赛谁跳得远。戊总是第一。戊能从乡间小道的一头,轻轻松松地蹦到另一头。它们还记得,戊在空中四肢舒展,像鸟儿张开翅膀似的飞起来的样子,很潇洒很帅气。戊,曾经跟青蛙比过,它跟青蛙比,也毫不逊色。青蛙也对它服气。戊是此地野外公认的跳远健将。

唉,戊就死在了能跳上。每每谈及,甲乙丙丁都不免黯然神伤。三年前,一条四车道的公路贯穿东西,犹如楚河汉界,将田园拦腰斩断。五个蛤蟆,打那时起便只能隔着公路,遥望南方。路南和路北,起初依旧是农田,有池塘和小河,有草树和菜蔬。它们常常蹲在草丛里,或是马路牙子上,望着车流发呆,缅怀那些往日时光。终于某天,戊说:跳过去,跳过去,不就是一条路嘛。甲说:不行,车太多,会被压死的。其它几个也连连摇头,纷纷表示反对。过界有过血的教训。公路通车后,已有好几个同类惨死在车胎下,被压成薄薄的一层蟾皮。毕竟,蛤蟆即使跳得再远,也不可能一跃而过,快过车轮。况且,这条公路是一条繁忙的省道,从早到晚,车流不息。戊始终耿耿于怀。这只争强好胜的蛤蟆,对于过界,跃跃欲试。去年,路北被征用,即将建成一座很大的工厂。整片地被圈了起来。蛤蟆们原本是被包围在大墙之内的。不知哪个人,为了抄近路,有一天推倒了两面墙。于是路边有了一处豁口。

五只蛤蟆常常趴在豁口上,望着车来车往。戊说:迟早要到对面的,晚去不如早去。其它的问:去对面干嘛?戊说:等这边建了厂房,处处钢筋水泥的,没水没草的,咱们吃什么?其它的听后心里寻思:还真是这么回事,没水没草的,哪来的虫子给咱们吃?有这种顾虑的,绝不止它们五个。圈地里,三天两头,会传来噩耗,又有同类丧生车轮。过界求生,是种本能,如同非洲大草原牛羚的大迁徙。不久后,沿路的围墙全部被推倒,轰隆隆开进来几台巨型工程车,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也成群结队地进驻。先是搭建了几排苫着蓝色彩钢瓦的简易工棚,然后搬来很多床铺,一间工棚顶上升起了白色炊烟。工厂开工建设了。高大的旋挖钻机开始打桩,地动山摇的。这一片的蛤蟆,惊恐万状躲进了各自的隐藏地。戊又提及过界。看它这副势在必行的决绝神情,想来是下了狠心了。其他四个,仍在瞻前顾后。

戊这回义无反顾了,径自冲上了公路。它想以此证明,过界其实并非想象的那么困难。它纵身一跃,四肢张开,向空中飞去。作为跳远健将,戊的确名副其实,几番闪转腾挪就抵近了路南。甲乙丙丁,正欲欢呼雀跃,庆祝戊的成功。这时,一辆卡车急驰而来,戊一头撞上了挡风玻璃,啪的一声,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,坠落在草丛中。戊至死,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——成功过界。在这个潮湿的早晨,甲乙丙丁愈发地思念戊。它们知道,过界是迟早的事。这时候,工地上高大的旋挖钻机又开始打桩了,地动山摇的。

江海新韵

晚秋(外二则)

□明前茶

◎晚秋

孤树立夕阳,如一亿只金蝴蝶飞来找前生
银杏伫立在塬上,披上了金铠甲
风神俊朗,没有哪只金蝴蝶在肩头忽闪
能令他心猿意马

万千透亮的思绪在晴日下飞舞
照亮了人间黄土的每一处褶皱
光明像65℃的温水,轻柔荡漾
北风的阴影尚在千里之外

◎一碗岗尖的新米饭

宗祠已旧,樟木香依旧雀跃如新
秋阳已老,八仙桌仍然稳若磐石

正午的光柱打在天井
镀亮这些苍老又倔强的脸
一碗装得岗尖的新米饭
红烧肉,炖笋尖,焖青菜
青筋毕露的手捧牢蓝边碗
老村庄的免费午餐
为挑了60年重担的瘦削脚杆
奉上远行儿孙够不到的抚慰

晒场上,连枷又在暴响
长寿毛的耳朵微微一动
豆秸已脆,毛豆鲜香
一缸温柔的豆腐即将点卤成形
等着这帮童颜鹤发的人

◎第一次乘飞机的父亲

大地老了,山脊是他裸露的骨骼
湖水还年轻,绿汪汪像一碗豌豆凉粉

起飞途中,父亲紧拉前座靠背
像在与那轰鸣的速度暗自较劲

父亲吃惊于巡航的平稳
飞机逗留在长天一动不动
莹亮的云踞坐开会,银袍子都触手可及
父亲担心发动机的声响
打扰这群讨论大事的老神仙

可乐是甜的,香槟是利口的,
锡箔纸包着的牛肉饭,父亲要了两份
他不由自主的惊喜,让人暗中微笑。

临座纷纷戴上墨镜
掩饰一闪而过的动容:
山的脊梁已如此苍老
回家的路越发细细长长
飞临家园也许只有数秒
包着白头巾的父亲,在仰头张望
他听见忽来的轰鸣
以为每一架飞机都坐着你

柳(散文)

□低眉

柳的身上有仙气。轻的事物,都有一股子仙气。只有神是重的,重的事物未必就是神,但神一定是重的。因为责任。

柳是不用负什么责的,所以可以随风摆动。愿意摆到哪边就哪边,不想摆了就静着。垂一垂,照镜子。总之活得很惬意,不作。

想要成仙,就得抖落身上的欲望。欲望越少,越近仙界。昙花和彼岸花,也都是有点卷的,不知为啥却不给人作的感觉。大概是因为稀有和极致。它们都是瘦金体。

柳是有真性情的。真的,在“做人”这一块,柳是自在的。随便大家怎么地,柳又不伤害谁,也不奉迎谁。

柳的内心并不脆弱。一个已经灵魂自治的人,能脆弱到哪里去。柳是灵魂自治的,虽然也许它并不自知。顶级的事物,都不自知。最深的痛说不出口,最烂漫的事物没有意识,天真就是无杂质。

弱柳扶风,弱的只是柳的姿态,不是心。

柳是有定力的。无论定力,就是柳的定力。武功高强的人掉进深崖,要一招一招拆解崖壁上的武术,有时候走不到山下。不知武功为何物的素人,就可以坦然地走到山脚。柳是这个素人。

有多少强者被崖壁羁绊,柳不知道,也不关心。柳心无挂碍。

心无挂碍,所以随风。

柳对风,不是逢迎,而是自洽。鱼在水中,柳在风中,都是一个自在。自在柳枝随风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。

风流人物,说的就是柳。风在柳上流动。这是春天最贴切的一对事物,合体了。风像是专为柳而来,穿越长长的季节,和许多别的树木。柳也是原地不动,只为等风。

一等就是一年,柳也自得其乐。

风来了,柳才动。动起来,就会有姿态。柳好就好在这姿态。姿态是动的定格和截取。花柳之姿的姿,说的就是动起来的样子。弱柳扶风,花遮柳隐,一个扶,一个隐,都是柳的姿态。柳的姿态,都是轻的。

黛玉是柳的天选之人。小口,柳叶眉,瓜子脸,不足之气,哪样不是打柳那里化出来。黛玉就是一株柳。肉气的薛蟠瞥一眼黛玉,就已酥倒。风流袅娜,有如一缕香气,钻进欲望的肉身里,沉重的东西被酥成粉末。黛玉的风流,是薛蟠的电流。

未必轻的事物就一定会吃败。每一枝春天的弱柳,都能从内部酥倒薛蟠一样的冬天。雾化鼻涕虫的肉身和甲壳,使他动弹不得。

痒比疼更不禁。撩拨和锤击,谁比谁厉害,还真不好说。

风不来,柳不动,不动的时候,柳是静的。柳静的时候,还更好。

远远的柳,一团淡绿的烟气,似有若无,弄在空中。柳烟是最能令我叹息的事物。一口气叹出去,什么纤纤缕、络络丝,皆已不见。只有这轻逸的升腾的事物,联接人心和新生的旷野。

遥看柳烟近却无。柳烟真是太淡了。因为不可捉摸,所以抚慰人心。人心里有许多不可捉摸的角落,需要不可捉摸的事物来安慰。和花香一样,柳烟是不可捉摸但一定存在的事物。不可捉摸的事物,能去到的地方更远。

风吹不散柳烟。柳烟是自己消散的。

柳烟消散之后,柳枝垂在岸头。这时候的柳,是一个闲人。并且对柳絮不作要求。柳絮原是一件无根无绊的东西,柳却从不想要拘束它。无根无绊,也是一种好。

幼年的柳,也是有点皮的。吐是柳爱做的第一个动作,柳芽是柳枝一口一口吐出来的。吐到后来,迫不及待,就爆。柳芽自己爆出了枝头。

柳枝扶着风长大。也爱捉一点小迷藏,隐起来。

宫墙柳、宝钗柳,都是可怕的,并非柳枝的本来面目。宝钗的柳枝,被狂风暴雨摧残得够呛,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”众人竟说她果然翻得好力气,这是不懂柳性。柳是不喜欢狂风的。柳是喜欢动,但不喜欢大动。扶、隐、垂、照、弄、袅、摆、摇,这些是柳喜欢的动作。“白玉堂前春解舞,东风卷得均匀。”卷得均匀,已经是柳能接受的极限。像宝钗那样,翻得筋疲力尽,倒转乾坤,有什么好,有什么妙。

不过我也觉得宝钗未必就真瞧得上宝玉。她是没有办法,矮子里头挑将军。这就是封建社会女子的可怜之处。比如王熙凤,所犯的错误也无非就是没有男嗣、善妒不容罢了。乃至于风头盖过了男人,好强弄权。生错了时代的凤凰,不如一只鸡。时代和观念,是所有人的监狱。

柳在词人的世界里,不十分的有尊严。世人除了要美,更要忠诚。柳枝因为太轻,在词人的世界里躺枪了。

不是柳动,是风动。不是风动,是心动。

芦花飞在彩云上(组诗)

□许仲

◎芦花

那年你把满天云彩戴在头上
一个少年该如何为你描述那份纯洁
他头顶芦花,成为另一棵芦苇的爱人
追着旷野,闻着芬芳
他至今还在那片秋光中
一次次看见梦里依稀的草
闪着故乡漫天的光芒

他在这温暖中,飘摇,行走
直到某个时辰停下脚步
看到呼喊过的芦花长大了
看到长空夕照
带着彩虹落入如雪飞花的黄昏

他看到有一双眼
离得那么近,装着水波烟云
装着岁月和玫瑰的眼
藏着多少风雨声
每一次带着思念闪动
他与芦花都能听见

◎逆流而上的鱼

见到梦里的旋涡了
听见八千里河流在呐喊
低处的生命在暗处涌动
屏住呼吸,听一听
自己在风浪中吹响的冲锋号角

顶着水花奔跑
在日月星辰中穿梭
水声抖动整条河流的绸缎
盔甲迎光,战袍迎风
这个夏日的逆流
连接生活的征途和生命的密码

看你跃起,躲闪,跌倒,站立
看你欢乐,忧愁,搀扶,坚定
就想请你带我一起
去走这条坎坷路
这样的路,才是人生路

你心里有江河湖海
跟着你定能见到
生命中广袤的蔚蓝

◎芒种

烟柳连余晖,身影落田垄
那个扎青色头巾的人
刚刚完成收割,又把精心侍弄的秧苗
种在时间的泥沙里

那时江边的风在与这些事物对话
他们相互关联,打探,爱慕
顶着纯净阳光的白鹭也停下来
一起观照,倾听,依恋
仔仔细细,亲亲切切

心愿被种下或已生长
往南是向前,往东是向上
所有随意之事都有方向
并肩看落霞,念念便不忘

在水濯洗,在田稼穑
累了同歇,渴了同饮
这日光阴不可辜负
风吹散雨打湿都去搏

◎秋蝉

落红染透低空一朵散云
一个相似的世界被风的鸣叫匆匆带入野林
曾经的大水在烟波里成为老者长长的航道
轻振羽翅,试着卸下一些痛疾
一片秋叶因过分失落而渐黄
它的哀叹暴露了隐身之处

很多日子不能面对衣衫单薄的寒
听风声说过,愁怨之人
难过这深深秋意
细数过往,消逝的事太多
曾经飞越过的灌木与树梢
突然停在村子上空
绚烂的回忆一动不动

这就要过去了么
可以再看我飞一次么
这一次,看看能不能
从你心头飞过

◎请求

母亲每天都有很多请求
以孩子们的平安顺利为主
每次祷告都要说遍全家人的名字
春天时,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名字
就是她菜园里高矮胖瘦的五彩缤纷
冬天时,这些名字的形状
就是她门前飘飘扬扬开心起舞的雪花

母亲说多了,神也听多了
我们的神应该都知道这些事
毕竟神就在离地三尺处等着
只要母亲开口神就能第一时间听到
一定就会带着母亲的嘱托
在房前屋后,乡间小路
随时就能逐个落实

在人间蹒跚行走的母亲
重复着这重若千斤的爱的口语
从晨光普照连接上了晚霞的绵长
她有时站在琐事里哑口无言
有时站在神的序列里聆听或安排

湖南博物院札记(散文)

□陈健全

到星城长沙,潇潇秋雨中,翘首以待湖南博物院开馆。抬头望去,这座以现代手法体现“鼎盛洞庭”创意的新馆气势雄浑,既厚重又灵动。

进入新馆,直上二楼,便是第十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第一名——“湖南人——三湘历史文化陈列”。

见识世界上最早的道县玉蟾岩稻作文化遗存等,来到青铜器馆。怎么觉得,不论鼎、尊、卣、爵等礼器,还是钟、铙、钲等乐器,其造型与装饰与殷墟博物苑的藏品如出一辙。原来,商代已有中原人越过长江,进入湘水、资水中下游。殷人南迁,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,开启了湖南的青铜文明。难怪出土四羊方尊、人面方鼎、象纹大铜铙等重器的长沙宁乡,被誉为“南中国青铜器之乡”。

商代大禾人面纹方鼎,不止“鼎盛洞庭”,还是全国唯一的以人面纹为饰的鼎。之前,我只是从李泽厚的杰作《美的历程》中见过。它器身矩形,两耳竖立,直腹平底,柱状鼎足,予人安稳浑厚之感。最与众不同的是,四面浮雕均以一个醒目的人面作主题纹饰,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,“体现了一种无限的、原始的、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、观念和理想”(李泽厚语)。但同时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缘于三湘四水的灵秀之气,除了人面纹方鼎为代表的中原风格,其余器物多见灵动的象、鹿、蛙、鸟等纹饰,体现了湘人浪漫的精神品格,及其兼收并蓄、又“蛮”又“雅”的精神特质。

迄今唯一发现的商代豕尊以及鸮卣、象尊等赏过,《国家宝藏》第一季亮相的商皿方罍一下子现在眼前。不愧为“方罍之王”,它高84.8厘米,雄浑庄重,雕刻精美,富丽堂皇。罍盖呈庑殿顶形,罍身作长方口,直颈,高圈足。全器以云雷纹为底,上面饰兽面纹、夔龙纹、凤鸟纹,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,正面腹部下方置一兽首鋬,四周饰有钩戟形扉棱,漾着原始、神秘、拙朴的美。听讲解,器盖铭文为“皿而全乍父己尊彝”,器身铭文“皿父乍尊彝”,因此得名皿方罍。令人唏嘘的是,自从1919年出土后,国宝身首分离,器身漂泊海外。而今,游子归来,完罍归湘,它的含义早已超越了器物本身,是中华文明和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绝佳见证。

“长沙窑里,藏着《长安三千里》的诗意呢!”跟随讲解来到长沙窑展厅。

长沙窑真是一座唐诗的宝矿,就连锅碗瓢盆都是诗与远方,正如刘禹锡所赞:“潇湘间无土山,无浊水,民秉是气,往往清慧而文。”

看那青釉下彩执壶上的诗文春意盎然——“春水春池满,春时春草生;春人饮春酒,春鸟哢春声”,与六朝《吴歌》中的“春林花多媚,春鸟意多哀;春风复多情,吹我罗裳开”多么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花间一壶酒的意气之作——“主人不相识,独坐对林泉;莫慢愁酤酒,怀中自有钱”“去岁无田种,今春乏酒财;恐他花鸟笑,佯醉卧池台”率真浪漫;

书写时代气质——“一日三场战,离家三十年;将军马上坐,将士雪中眠”昂扬悲壮。

如是种种,一千多年前,长沙窑瓷器畅吟着诗酒吐出的半个盛唐。如今,一个个看过来,能不发思古之幽情?

边看边听讲解:据《全唐诗补:长沙窑唐诗遗存》统计,收录的长沙窑遗存唐诗118首,只有12首可在《全唐诗》中找到,其余 106首于《全唐诗》中未见载录。想来,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”。在那“无时不诗、无事不诗、无处不诗”的唐代,这些未见载录的诗歌,也许是窑工信手所作,也许是民间的歌谣。但无论如何,瓷越千年,它们都成了唐诗流传至今的“活化石”。

饱览风雅的唐宋诗文茶具,再上三楼,参观“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”。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汉代漆器、丝绸、帛画及帛书,无不让人惊叹,惊叹于那星汉灿烂的骄人文化。

辛追夫人的那件素纱单衣,以素纱为面料,由蚕丝织造,没有衬里,没有颜色,丝缕极细,织作精美。即使算上纹锦镶边的衣领、衣袖口和衣襟边缘,整件衣服只有49克,长132厘米,通袖长181.5厘米,可谓薄如蝉翼、轻若烟雾。巧的是,一位资深研究员正讲解西汉的纺织巅峰之作。它是迄今最轻的——这件衣服,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.4克,一根长9000米的单丝仅重11克。对比现在的衬衫一般重300克至500克,一件顶10件的重量。它是最薄的——经检测,素纱单衣的透光度约75%。它是最细的——经测定,蚕丝纤维细度只有10.2旦至11.3旦,而现在生产的高级丝织物纤维细度为14旦……

《国家宝藏》第一季亮相过的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,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整个画面色彩浓烈,富丽华贵,庄重典雅,充满自然气息、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,古代神话与永生之梦浑然融合,好似《楚辞》中《远游》《招魂》等篇章中的形象与氛围。时近中秋,教人感兴趣的是,帛画云气流转的天界左上方,一弯新月有蟾蜍、玉兔,下方是嫦娥奔月;右上角是一轮红日,中间包含了黑色神鸟——金乌。据说,这金乌是古人以肉眼观测到的太阳黑子现象,中国比西方发现早了2000年。

另外,帛书《老子》简直颠覆认知。其甲、乙两个版本,都是《德篇》在前,《道篇》在后,分明成了“德道经”呢。除了最古老的《养生方》,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就厉害了,是迄今最早、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,包括医方283个、药名254种,涉及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治疗。

湘遇湘博,不啻一次湖湘瑰宝的艺术巡礼,更是湖湘文化的心间漫游。